

四川文艺出版社



第四死罪

(美)劳伦斯·山德士 著
张基珮 黄立武 黄家贤 译

第四死罪

● (美) 劳伦斯·山德士 著
● 张基珮 黄立武 黄家贤 译

责任编辑: 张永革
封面设计: 刘公华
版面设计: 杨 桦

The Fourth Deadly Sin

据Berkley出版社1986年版译出

书名 **第四死罪**

作者 (美) 劳伦斯·山德士 著

张基珮 黄立武 黄家贤 译

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自然资源研究所印刷

1988年7月第一版 开本 787×1092 1/32

1988年7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12.75

印数 1—80,000册 字数 274千

ISBN 7-5411-0325-X/I·305

定价: 3.70元

内 容 简 要

飘洒俊秀的埃勒比医生和天生丽质的黛安女士是人们羡慕的一对幸福夫妻。但在这种美妙的外表后面，性变态和性虐待、感情冷漠却长期笼罩着这个家庭。黛安女士妖艳无比，使见过她的男人们失魂落魄……。埃勒比医生默默地忍受着性的折磨、情的刺伤，他的刚毅、俊美竟使无数女人为之倾倒。埃勒比医生最终亦和一位长期找他医治的病人**陷入爱河 陷入深渊**。于是一个非常**浅率冲动的毒瘾者**的成功了。

— 1 —

曼哈顿十一月的天空中飘浮着鱼鳞般的云彩，不时伴有纷飞的淫雨。黑夜中的雷鸣和闪电好像加速了时光的流逝。西蒙·埃勒比医生站在诊所的窗前，引颈观望下面的街景，然而他只看见了玻璃上自己愁悒的面孔。

他不知道自己为何要无端自忧，他，一个从来就非常自信的人，现在竟也不住地发抖了。

任何心灵都有其邪恶的一面，比如有人竟希望自己的心上人立即倒地而亡，对方的笑声变得刺耳，甚至美貌也成了非难的目标。

他转身走到桌边，桌上堆满了病历和录音盒带，这些东西都是精神病人们的材料。他的双眼盯着那些记载着病人恐惧、愤怒、狂躁和畏惧的纸页，犹如自己的生命已经同他们融为一体，从前，这些人的头脑清醒，精神正常，现在变成一团乱麻。

他抄着手，低着头，来回踱步，他想理出一个头绪，找到什么解决办法。一旦你被什么事迷住了，想解脱出来就没有那么容易。这可是千真万确的事。

灵魂渴求净化，而我们则喜欢刺激的和光怪陆离的东西。邪恶只是一种观念和表达，它并不为人所见，也不为人所知，除非上帝真是一个疲于奔命的大忙人。

他躺在长沙发上，伸了个懒腰，尽量想驱散脑子里令人烦恼的想法，他觉得自己比那些曾经在这张沙发上坐过的病人好不了多少。

他哼哼着站了起来，又重新来回踱步。他在前窗口止住了脚，往外望了望，除了啪啪的雨点和漆黑的天空，什么也没有。

他发现不安的原因是自己变得优柔寡断。

他——一位最有理性的人——深深懂得自己必须适应一个瞬息万变的世界，因为，在这个世界中，成功仅属于机遇和偶然。然而，能对此泰然处之也并非不是乐事——在希望渺茫的黑暗中求索，是一种艺术，不是吗？否则什么才是艺术呢？

楼下的铃声响了三次——这是夜间急诊病人预定的呼叫办法。他吃了一惊，立即跑到接待室，按下打开临街大门的电动门栓，又打开了诊所和过道之间的小门。

他匆匆走进卫生间，对着镜子整了整领带，抹了抹灰色的头发，然后来到大门口，微笑着迎接病人。

他刚一拉开门，一个人冲了进来。他啊的一声惊叫，双手捂着脸，肩上又遭沉重的一击，他转身就跑。

接着他的头顶被什么东西猛击了一下，他的腿一软，踉跄了几步；又是一击，他扑倒在绒面地毯上。

他的头颅又遭到一阵猛烈的打击。但是，西蒙·埃勒比医生这时已经咽了气。所有的梦想破灭了，一切疑虑消失了，

问题全都解决了。

— 2 —

星期一的早上天空已经放晴了，圆圆的太阳正冉冉升起，行人敞开了衣襟大步行走，刺骨的寒风呼呼吹过。初冬笼罩了纽约，商店里正忙于准备圣诞节的货物，街上的小贩在兜售椒盐热脆饼和炒板栗。

前侦缉处处长爱德华·德莱尼也察觉到了这早到的冬日。这座城市——他的城市——也加快了自己运行的步伐。空气中弥漫着铜臭，人们的消费季节来到了，如果推销员在即将来临的六周中还不动手的话，他们将从此失去捞钱的机会了。

他慢慢地走到第二街，宽阔的肩上披着一件大衣，头上戴着一顶卷边毡帽，那双肥大的平脚上有一双黑色的鼠皮皮鞋。他的表情严肃，象一个意大利绅士，谁也想不到他从前曾在警察局里做过事。

他喜欢寒冷的天气，也喜欢曼哈顿日益增多的食品店。似乎每天都有一个朝鲜的蔬菜店开张，或者一个法国的糕点铺开业，再不就是一个日本的小吃部开灶。他们的这些东西都不错，有可口的蘑菇，芬芳的水果，味浓的肉类食品

.....

还有面包！爱德华·德莱尼最喜欢吃的东西。他妻子莫妮卡说他对三明治逐渐失去了兴趣。现在他发现刚出烘箱的面包对自己具有如此巨大的吸引力，它是对自己的一种挑战。

龙舌兰，奶油鸡蛋小面包，松糕，白面包卷，粗麦面包，拳头一般大小的面包，五吋见方的日耳曼粗黑麦面包，面包屑放在舌头上一含就化，粒状的东西放入口中嚓嚓直响。

他走过了几家店铺，每一家都买上一些东西，购物袋开始鼓胀起来。这时他猛然想起妻子对他乱买一气可能会不高兴，于是匆匆往回赶。

他背有些驼，体态笨重，一双大鞋踩在人行道上嚓嚓作响，看上去他好象对四周的事物毫无兴趣，其实大千世界尽收他眼底。他来到215区，在自家门前停了下来。他发现门前停了一辆无牌照的黑色轿车。两个穿制服的警察坐在前排，他们朝他冷漠地看了一眼。

莫妮卡坐在厨房里，正翻弄着烹饪书籍。

“来客人了。”她说。

“是伊瓦尔，”他说，“我看见他的汽车了。他在哪儿？”

“书房。我问他喝不喝点什么诸如咖啡之类的东西，他说不用。他说找你有事儿。”

“他该事先打个电话来。”德莱尼说着把购货袋扔在台子上。

“你买了什么？”她问。

“乱七八糟什么都有，就是没有好东西。”

她欠身闻了闻，“呸！真难闻。”

“也许是血肠的味道。”

“血肠？瞎！”

“你先别不高兴，尝尝再作结论。”

他在她的脖子上吻了一下，“把这些东西收拾一下行吗？亲爱的，我到里面去，看看伊瓦尔来干什么。”

“你怎么知道他找你有事？”

“无事不登三宝殿，他绝不会只是来向我问个好。”

他把衣帽挂在门厅的壁橱里，然后穿过客厅，走进书房，把门打开又轻轻地关上，他想警察局第一副局长伊瓦尔·索尔森也许正在打瞌睡吧。

“伊瓦尔”，德莱尼高声说，“很高兴见到你。”

副局长——这位警察局的“元帅”——睁开眼睛，从桌边的木椅上站了起来，他惨淡一笑，伸出了手。

“爱德华”，他说，“你的气色不错。”

“我希望你也一样”，德莱尼说着，双眼仔细打量着对方，“不过，看起来你好像无精打彩。”

“也许是这样，”索尔森叹息道，“你知道市中区那个环境，近来我一直都睡不好觉。”

“上床前你最好喝一杯啤酒或者葡萄酒，这对于治疗失眠是再好不过的了。”

“谢谢你，爱德华，”索尔森感激地说，“其实我喝一点威士忌就行了。”

德莱尼从酒柜里拿出两只杯子和一瓶啤酒，然后坐在桌后的转椅上倒酒。两人拿起酒杯，碰杯，呷了一口。

“啧，”“元帅”说着坐回到椅子上，“这酒真醉人。”

他是一个十分灵巧、一丝不苟的人。银丝整齐地梳在一边，白色眉毛下的一双蓝眼好像能看穿任何东西。就是在不

久前，他的皮肤还又白又嫩，尖尖的鼻子和光滑的下巴犹如被刀子切过一般。现在他脸上已经有了皱纹，眼皮下垂了，脸上的肉也松弛了。

“莫妮卡和卡伦那天在一起吃午饭，”德莱尼说，“说她身体不错。”

“谁？”索尔森说着抬起了头。

“卡伦，”德莱尼有礼貌地说，“你的妻子。”

“哦……，对。”索尔森不知所措地笑了笑，“对不起，我走神了。”

德莱尼朝他欠身关切地问道，“伊瓦尔，没出什么事吧？”

“如果你是指卡伦和我，那就再好不过了；如果你指的是城里的事情，那就糟得不能再糟了。”

“又是些什么政客间的胡说八道？”

“对，不过这一次不是出自市长办公室，是我们局里的事情。想听听吗？”

其实德莱尼根本不想听。他提前申请退休就是因为看不惯纽约警察局的内部争权夺利。让他去处理偷盗案和杀人案那没问题，但对于警察局上层的小集团，小派系的争斗他从来就不感兴趣。那些人都有自己的小算盘，都有自己赤裸裸的野心和恼恨。

当他还是一个普通的巡警、警官和警长的时候，他就谙熟来自于警察局内部或外部的政治压力。他一直忍耐着这些压力，在可能的时候与其抗争，或者采取折衷的办法。

在评定职称和晋级的时候，对于他们的大棒政策他完全没有什么思想准备。后来他被任命为副检察官，结果他发现自己如同被扔进了斗鸡场。他所在的部门竞争十分激烈，一

个小小的失误就会断送自己二十年含辛茹苦挣来的前程。

他得到两颗星副处长的职位后，竞争更加剧烈了，所负的责任也加重了。你不仅要干好工作，要干出成绩，而且还得不时提防身后的暗箭和软刀子。

后来，他得到了三颗星，成了侦缉处处长，他只想独自一人呆在办公室，专心致志地干自己的工作。但是，他被迫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同神经过敏的上司和政客们磨嘴皮。

直到后来，他再也不能忍受这种压抑的生活了，他上交了自己的徽章，他承认也许不该这么做，问题可能在自己方面。他在精神上和感情上都不能接受这个事实，他有一种火暴脾气和十分强烈的自尊心，对自己的工作才能和处理案件的方法绝对自信。

他不能改变自己，也不能改变警察局。所以，他决定在要栽跟头前先退出来，然后设法找事情做，忘掉过去的一切。可是……

“当然，伊瓦尔，”他笑着说，“就讲给我听听吧。”

索尔森又喝了一口酒，“你认识侦缉处长墨菲？”

“比尔·墨菲？当然认识。上大学的时候我们就在一起了。他是个好人，动作有些缓慢，但脑子来得挺快。”

“他也退休了，是年初退休的，他患了前列腺癌。”

“哦，天哪，”德莱尼说，“这太糟了。我得去看看他。”

“嗯……。”“元帅”看着酒杯说，“比尔原以为他还可以再干半年，不过我想他可能办不到。他耽误的工作太多了，我们只好找了个代理处长处理日常工作，上面说他们将在12月正式委任一位处长。”

“那位代理处长是谁？”德莱尼颇感兴趣地问。

索尔森抬起头来望着他说：“爱德华，过去人们常常这么说：‘在纽约，警察是爱尔兰人，教师是犹太人，把持卫生部门的则是意大利人。’喏，现在情况虽然有所改变，但这种状况依然存在。警察局里那伙爱尔兰人还在自行其事，拒绝接受纽约在人口比例方面发生的变化，对人数日益增长的黑人，拉丁美洲人和亚洲人视而不见。当局长在决定侦缉处长人选的时候，我提名一个叫迈克尔·拉蒙·苏瓦雷兹的人，我是出于社会的考虑这样做的。苏瓦雷兹是波多黎各人，曾在布朗克斯的5个警区当过警长，他的工作非常出色。另一方面，行动处处长杰米·康克林则请求局长任命特伦斯·赖尔登，此人曾在布鲁克林的9个警区任警长。所以我们就干开了。”

“这并不奇怪。”德莱尼说着又往两只杯子里倒了些酒，“最终谁赢了呢？”

“哦。”索尔森说，“苏瓦雷兹当上了代理处长。我肯定他会干得很出色，时机一到，局长就将给他再加一颗星，任命他为三星侦缉处处长。这等于是声援拉丁美洲人，市长对此会感到高兴的。”

“伊瓦尔，我看你应当从政。”

“我过去就是搞政治的。”索尔森咧嘴一笑。

“是吗？你到我这儿来怕不只是为了告诉我你是怎样使爱尔兰人难堪的吧。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爱德华，你一定看见周末报纸上登载的消息了，电视上也播放了；一个精神病医生被杀了，是埃勒比医生。”

德莱尼看着他说：“这事儿我已经知道了。事情发生在他

的诊所，离这儿不远，可能是什么吸毒者想找些麻醉品。”

“对，”索尔森点点头，“大家都这么猜想，这种事情时有发生。不过埃勒比的诊所里没有麻醉品。从临街大门和诊所的门上看，均没有破门而入的迹象。关于调查的详细情况我还不清楚，不过可以断定这是一个埃勒比认识的或正在等待的人干的。”

德莱尼欠身盯着对方，“伊瓦尔，你对埃勒比之死如此感兴趣，这又是为什么？在纽约，各种事情平均每天都要发生四到五起，而你对这个案子特别关心，这的确有些蹊跷。”

索尔森站了起来，开始不安地在房间里踱步，“这并不仅仅是一次凶杀，爱德华，可能是一桩非常难办的案子。我说这话是有许多根据的。埃勒比很有钱，受过教育，有许多所谓的‘高级’朋友。他这人热心公众事业，许多门诊都不收费。他的妻子——我所见过的最漂亮的女人——也是一个心理学的开业医生，现在她成天纠缠着我们。来闹事的还有埃勒比的父亲，亨利·埃勒比，他在第5街上有一幢埃勒比大厦，他拥有的不动产比你我的鞋袜还要多。”

“是的。但我说，你让人感到莫名其妙。”

“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索尔森踱着步继续说，“这是代理侦缉处长迈克尔·拉蒙·苏瓦雷兹着手处理的第一个大案。”

“哦——哦。”德莱尼说着，靠在了椅背上，慢慢地左右转动，“好了，现在我们终于谈上正经事了。”

“对，”“元帅”愤愤地说，“正经事。如果苏瓦雷兹把这个案子弄糟了，他将得不到第三颗星，也不能正式出任侦缉处长。”

“你打算竭尽全力支持他啰？”

“对，”索尔森又说，“他最好能尽早结案，否则将对他不
利。我是站在他一边的。”

“太有趣了，”德莱尼说，“那么……？”

“元帅”哼哼着又坐在椅子上，“爱德华，你真不明白我
的意思？”

“什么意思？”德莱尼认真地说。

“元帅”立即呱呱地讲开了。

“我希望你也能参与处理埃勒比案件，我现在还没有想
过如何着手进行，我想先同你商量一下。爱德华，以前你帮
过我的忙，至少帮过两次。前几次我说是为了警察局，是为
了你的退休生活不至于太无聊而请你出山，这一回我希望你
能从我们的友情出发，接受我的请求，作为你的老朋友，我
请你帮我个忙。”

“你也太客气了，”德莱尼慢慢地说，“如果没有你的提
携，我还能干出什么来呢？这我十分清楚。”

索尔森摆摆手，“这就别提了。现在的问题是我需要你的
帮助，我请求你。”

德莱尼看着自己摊在桌面上的双手，沉默了一会，然后
漫不经心地说，“伊瓦尔，这事儿你和苏瓦雷兹谈过了吗？”

“是的，谈过了。他百分之百愿意与你合作，他对此案
已经无能为力了。他手下有几个人还挺不错，不过没有一个
有你这样的经验和能力。他欢迎来自任何方面的帮助。”

“这案子由他亲自处理？”

“案发之后，他就亲自参与了侦破，他必须这样做。他
对我说，他们手里现在只有一具尸体，其他一无所获。”

“案子是星期五晚上发生的？”

“是的，验尸报告说他大约在九点钟被杀。”

“即四十八小时之前。”德莱尼想了一下说，“事情已经拖了这么久，这就是说结案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了。”

“这我知道。”

“凶手使用的是什么凶器？”

“榔头之类的东西。”

“榔头？”德莱尼吃惊地说，“不是刀子？不是手枪？有人怀揣榔头进了他的诊所？”

“似乎是如此。击中了他的头部。”

“男性常常使用榔头，”德莱尼说，“女人则喜欢用刀子和毒剂。不过谁知道呢。”

“好了，爱德华，你愿意帮助我们吗？”

德莱尼在椅子上不自在地动了动笨重的身体，“假如我愿意——请注意我说的是假如——我不知道这样做合不合适，就是说，我必须以某种名义做事，这样我才能进行调查或搜查。伊瓦尔，看在上帝的份上，我现在已经是平民百姓了。”

“这事儿好办。”索尔森毫不放松地说，“我现在主要是希望你协助处理这个案子。”

德莱尼深深吸了口气，又呼了出来，“这样吧，在我接受你的请求之前，让我先和苏瓦雷兹谈谈。如果我们不能相处，这事就算白说。如果我们合得来，我再考虑也不迟。我知道你并不需要这样的答复，但在目前我只能这么做。”

“这很好，”副局长立即说，“我给苏瓦雷兹打个电话，约好时间，再来找你。谢谢，爱德华。”

“为什么要谢我？”

“为这威士忌。”索尔森说。

“元帅”走后，德莱尼回到厨房，莫妮卡不见了，她在冰箱门上留了一张纸条：

“晚饭吃烤鸭。我出去两个小时。不要多吃三明治。”

他看着纸条笑了笑。

他做了一块三明治，里面夹着挪威的沙丁鱼，意大利的橄榄油，西班牙的洋葱和法国的调料。

他在洗脸池边弓着身子，大口吃起来，这样，三明治上落下的屑渣就很容易被冲洗干净。他打开一瓶加拿大啤酒，就着这块国际型三明治边喝边吃。他吃完饭，把厨房收拾干净，走到底楼，翻出了前两天的报纸，又认真地把所有有关埃勒比案件的文章看了一遍。

午夜后不久，莫妮卡来到了二楼的卧室。德莱尼照常把四周巡视了一遍，关上所有的灯，检查了窗户和门锁，甚至连那些空房间也不放过。这些房间以前住着他前妻的女儿巴巴拉，她死后，是莫妮卡的两个女儿住在里面。

最后他走进了卧室。莫妮卡已经脱光了衣服，坐在梳妆台前，用梳子梳着她那浓密的黑发。德莱尼坐在床沿上，嘴里叼着雪茄，愉快地望着她。他们的谈话亲切、简练。

“孩子们有消息吗？”他问

“也许明天有消息。”

“打个电话去问问？”

“不必。”

“我们得考虑过圣诞节了。”

“我买明信片，你写。”

“你要先冲个澡吗？”